

知识领土

序

李宇明

中国外语教育的历史起码可以上溯至汉代,但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,始自晚清洋务学堂。中国教育的历史可以上溯更远,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,亦始自晚清洋务学堂。史家对洋务运动有褒有贬,但中国现代化的蹒跚起步不能说与洋务运动没有关系。上述三端,便可知研究晚清洋务学堂外语教育的意义。

高晓芳是大学的外语教师,研究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历史,“外语教育”是其长,但“历史”二字是其短。人们常说“扬长避短”,晓芳在研究中则是“扬长补短”。知“避短”者是“智叟”,要“补短”就得学移山的“愚公”,得有勇气,得使傻劲。搜集哪些史料?到哪里搜集这些史料?还得练练古文去读懂这些史料。为“补短”而付出的艰辛,只有自己知。

学界对晚清洋务学堂外语教育研究不多,我自己知之更少。导师的特权就是可以做“第一读者”,我利用特权从晓芳的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新知:“亦思替非文字”的真实身份,四夷馆外语教育的性质,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表实施的时间,各个学堂所用外语教材的基本状况,上海广方言馆的经费划拨,湖北自强学堂于光绪己亥年举行的五门外语大考的试卷,以及湖北自强学堂与湖北方言学堂之间的承继关系等等。

这些新知,有些也许就是学界的新知。但我不想用“填补空白”来述说,这不仅因为“填补空白”已成为廉价的俗语,而是我更关注晓芳的研究所留下的学术“空白”。在我的意识里,因学者的研究而留下学术“空白”,比填补空白更有意义,正如画画儿、写字的“飞白”更具艺术魅力一样。

2006年元月24日下午,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召开青年学者座谈会,我以所长的身份在会上作了《呵护精神家园》的即兴演讲。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精神,鼓励大家去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,不断扩展、精心呵护自己的精神家园。个人的精神家园汇总起来也就是民族的精神家园,就是国家的知识领土。

是的,一个国家不仅有地理意义上的领土,还有与之同等重要的“知识领土”。所谓“知识领土”,就是一个国家拥有知识的多少,尤其是拥有自主产权的知识的多少,具有优势地位的知识领域的多少。

中国陆地960万平方公里,并有领海38.8万平方公里,专属海域300万平方公里。这近130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与海洋,就是我中华领土。中国号称“地大物博”,其实同许多国家相比,陆地资源并不富饶;淡漠的海洋意识影响了对海洋的经略,海权严重受侵:一些岛屿被侵占,一些海域被切割,海洋资源遭掠夺,航线安全难确保。戍边卫国,经略陆海,国人使命已经十分沉重。然而巡逻中华的知识领土,立即会产生更大的危机感:

中华传统知识的传承与研究，包括被称作“国学”“民俗”的东西，有许多已经赶不上邻邦，甚至连中药制品的世界份额也多被外国占有。传统知识领土在片片丢失！

世界各族人民都有自己的文化，有许多还异常灿烂，这些文化合成了全人类的知识疆域。我们对世界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，比如全世界五六千种语言，我国能大体了解的语种有多少？能够使用或是研究过的有多少？对人类知识领土的拥有，怕远不如我地理领土与世界面积之比值！

信息时代，新知识的产生如同爆炸般迅疾。我国适时提出了“创新型国家”的理念，但真要在新知识领域创造自主知识产权，获取新的知识领土，不可能“一蹴而就”！

地理领土是有限的，扩张侵略不得人心。而知识领土是无限的，国国可以共享，人类拥有的我们都应拥有，因为我们不再闭关锁国，因为我们要走入世界。

戍边卫国人人有责，当然军人负有更多的责任。为国家的知识领土开疆拓地亦人人有责，不过，作为知识的守望者与创造者的知识分子，当然负有更为重大的责任！

李宇明

2006年教师节

序于北京俱闲聊斋